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 封闭之村

〔日〕森村诚一等著

徐明中译

一次神秘的坠机事故 一座封闭的山野小村  
一个惊天的血腥阴谋 一场殊死的雪野搏杀  
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樱花国度魔影重重

 文匯出版社



日本推理  
名家名作选萃

# 封闭之村

[日] 森村诚一 等著

徐明中 译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闭之村 / (日)森村诚一等著;徐明中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3.6

(日本推理名家名作选萃)

ISBN 978-7-5496-0902-4

I. 封… II. ①森… ②徐…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649 号



## 封闭之村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黄晨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8

ISBN 978-7-5496-0902-4

定 价 / 25.00 元

# 目 录

封闭之村(森村诚一)

001

危险的餐桌(小池真理子)

204

爱与空白的共谋(松本清张)

231

# 封闭之村

森村诚一

## 第一章 消失的流星

70年代2月的一天下午，航空自卫队司令部所在地埼玉县入间基地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中。

当天下午4时许，从茨城县百里基地紧急出动的第七航空团所属的一架F-4FJ主力战斗机突然中断了三十分钟的通讯。

F-4FJ型鬼怪式飞机是最新型喷气式战斗机，载炸弹七吨，并配备“空中鲨鱼”空对地导弹四枚，空对空雷达自动导航导弹“霹雳”四枚，“龙II型”四枚。这种飞机能适应任何恶劣的气候，在高空能保持2.4马赫的时速，是一种性能超群的新型飞机。

如今，这架如此重要的战斗机离开基地后竟消息杳然。

下落不明的是417号机。机上人员是第七航空团百里派遣队第1001飞行队长大山弘空军二佐和沼田和市大尉。一同出航的416号僚机已经回到了百里基地。据该机飞行员大野茅雄大尉和平川正己中尉报告：“飞机正由山梨县甲府市飞向长野县伊那市，在八千八百五十米高空编队飞过赤石山脉仙丈峰上空时，闯入积雨云的云层中，被包围在一片强雷区。等到拼死蹿出到达伊那上空时，发现与417号机失散。再升空到一万三千米折回去时，已不再见417号机的踪

影。这段时间里，无线电通讯中断。估计该机通讯出了故障，我们只得返回基地报告。”

F-4FJ的续航距离是三千八百公里。燃料还远远没有耗尽，可是在联结全国二十四个雷达站构成的自动警戒管制系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它的踪迹。实在难以想象，这架主力战斗机竟能销声匿迹三十分钟以上。

笼罩着司令部的忧虑逐渐因绝望而增加了一层黯然的色彩。大山、沼田机组的遭难看来是确定无疑了。

基地各雷达站通过计算机联网，一年中昼夜不停地实行对空警戒。一旦探知到接近日本领空的国籍不明飞机或不明飞行物体，各雷达站的跟踪计算机就立刻追踪，同时向 ADDC(防空指挥所)报警。而 ADDC 的中央计算机则在瞬间就能识别出敌机或我机，计算出高度、速度、方向，作出使用何种武器的选择。雷达覆盖区域包括韩国、沿海州、萨哈林、南千岛。

可是，417 号机却突然从基地雷达覆盖网的网眼中漏出、消失了。

## 2

见坊利道和水桥真纪子的婚姻是个悲剧。真纪子在蜜月旅行时就依稀意识到和这个男人是没法好好过日子的。

事情是这样的：新婚之夜，这个多么值得纪念的夜晚，丈夫利道却在房间里长时间地给母亲打电话，似乎当时不同母亲通话他将不知所措。

作为见坊家的独生子，未来见坊商事的唯一继承人，利道从小就在溺爱中成长，已经是完全不可救药了。真纪子和他能作为夫妻维持几年生活到今天，一是由于在新婚旅途中怀下了利也，二是真纪子

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所谓的夫妻生活。如果不发生那种不齿启口的事件，真纪子没有和反町重介的偶然邂逅，也许她还会忍耐。作为见坊利道的妻子，作为这个家族的媳妇，顺理成章地获得与这个地位相当的财产。

见坊利道和水桥真纪子的结合是两家父辈安排撮合的。那时候，真纪子刚好从女子大学毕业。因此，突如其来的会面、结婚这些事，她毫无思想准备。在父母和亲戚的促成下，莫名其妙地被带到了闹哄哄的会面酒席上。从外表上，看不出对象有什么缺点。当她脱口请父母做主时，婚约就立即缔结了，随后就闪电般地被撮合成婚。

利道对真纪子一见倾心。她那小家碧玉所特有的迷人美貌迷住了他。利道在两人见面后曾执拗地表示：如果真纪子不同意，他便去死，着实使旁人惊慌了一阵子。

真纪子也没有足够拒绝的理由。她只是低着头看了利道几眼，觉得他相貌并不令人讨厌。况且父母介绍的婚事总不至有什么问题。

在自己的婚姻上听凭他人做主的宿命观，导致她吞下了长期痛苦生活的苦果。

真纪子婚后才意识到人生的真谛，但她还缺少独立自主的能力。她是在水桥家深闺中成长起来的木偶娃娃，在优越的环境里受到了过多的保护，根本不用凭自己的力量在生活的大海里游泳，也没有经受过任何的风浪。

自从嫁到见坊家后，她仿佛一下子从平静的温水池被卷进了充满寒流漩涡的深海。以往的保护墙完全被拆除了，她必须凭借自身的力量去游泳。

结婚初期，利道的异常行为还不太明显。第一次使她惊诧的是利道居然还珍藏着孩提时代玩耍过的全部玩具。

不仅如此，他有时还独自长时间地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谁都不让

走近。家里的女佣们见此情景总是相视而笑，这种笑里蕴含着某种意味，似乎在说“又开始啦”。真纪子问她们为何而笑，回答她的却是更令她难以捉摸的笑声。

利道一个人关在房里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还不时从房中传出野兽似的吼叫、似孩子悲鸣的怪声音。

真纪子心里纳闷：莫非丈夫中了邪？一种好奇心驱使她决定在利道再次关进房里时去偷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利道又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他差不多一直是在这个时间“开始”的。真纪子蹑足来到窗前。透过窗子，映入视野的情景令她目瞪口呆：房间里摊满了玩具。地板上铺了一圈玩具轨道，在上面行驶着模型火车。利道跟着火车绕着满屋子跑着，一边像孩子似的拍着手，一边怪叫。接着又将塑料玩具动物一个个拖起来，用双手抓住让它们互相碰撞着进行“决斗”，然后让自己中意的获胜。这种行为，完全如同五六岁的幼儿。利道玩腻了，再将所有的玩具排列在自己面前，俨然像一个阅兵的大将军。事实上，这房间就是他的王国，玩具是他的臣民。“玩具阅兵”是利道的娱乐。

真纪子在未让他发现之前离开了那里。

她觉得既然丈夫还未脱离稚气，那么使他摆脱稚气是自己的分内事。丈夫还在玩玩具，岂不意味着自己作为妻子缺乏吸引丈夫的魅力。如果他倾心于妻子，自然不会再有和玩具玩耍的闲暇了。真纪子这么想着，也这么努力了。

为了“独占”丈夫，她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仍不能奏效。真纪子开始意识到，这与夫妻生活似乎不属同一个范畴。

问题在于利道并非不满意妻子，而玩具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虽然他已经成年，但幼稚的部分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孩子出生后他总该玩不成了吧，这些玩具都将被孩子夺走。”腹中时时蠕动的小生命给了她自信和耐心。利道就是再孩子气，等他



当了父亲，出于自觉和责任，或许会像个样子吧？

不久，真纪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利也。孩子像母亲，看上去十分聪明。利道对孩子的长相与自己儿时不够像有些不满。

与此相比，倒是祖父、祖母更加喜欢自己的孙子。“这下咱见坊家可有了后来人啦！”平时令人生畏的祖父利平一反常态地欢喜异常。可是利道却兴味索然，好像担心见坊家的台柱子地位一下子被自己儿子夺了去。他对儿子的诞生所产生的心理，犹如当年父母生下弟妹后，注意力自然转移到弟妹时所表现出的嫉妒心。

天哪！这冤家在嫉妒自己的儿子呢。这时的真纪子才觉得自己刚刚看清楚利道的本质部分。他身上不光残留着幼稚的部分，还有着这样可笑的嫉妒心。或许他的一切都是幼稚的，仅仅凭藉成人的体格和表皮将幼稚的本质包藏起来……

利也的出生丝毫没有治愈利道的玩具癖，反而日进一日。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令真纪子哭笑不得的事。利也将近周岁，已经能在家里到处乱爬了。真纪子稍不留神，利也乘房门虚掩的当儿溜进父亲的房里，发现了那些搜集的玩具。于是，他将父亲的珍藏撒了一地，坐在当中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正巧利道回来，发现自己的王国被这个可爱的侵略者搅得满地狼藉。通常做父亲的，对这种侵犯只会高兴，但利道却不能容忍，他脸色铁青地朝着玩在兴头上的儿子扑了过去。利也突如其来的哭叫声使真纪子吃惊地赶来，她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场面。“还给我！把它还给我！”利道正在从儿子死死攥住的手中抢夺动物玩具，儿子大声哭着。“孩子这么喜欢，你就给他一个不就得了？！”真纪子惊讶地劝道。“少啰嗦！我是怎么说的？我的房里谁也不许进来！这小兔崽子怎么啦？利也也好，你也好，谁都不准进来！”利道面目狰狞地瞪着她吼道。说着，一把从利也嫩叶似的小手中夺过玩具，朝他那幼小的身躯乱踹乱踢。利也哭得更厉害了。“哎！你就不能……”真纪子瞠目结舌，后面的话也说不出来。“滚出

去！给我带着这个小杂种滚出去！”利道狂吼着，脸上充满着憎恶的表情。

真纪子在这时候才清楚地看出丈夫的异常。作为妻子，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如今无法回避的现实，却证明了他的异常。

### 3

从那天起，利道的异常更为明显，他的妄想癖也越发强烈。连餐具的放置等丁点小事也会引起他的迫害妄想。诸如冲上了热茶的茶壶放得离他近了，他就会联想到如果茶碗翻倒会烫伤自己。“你这是存心要烫着我呀？是盼我死吗？”有时上班前嫌佣人把鞋放得不对，几次三番让她重放，直弄得女佣哭了出来。早晚上下班他有专车接送，行驶的路线是固定的，有时遇上道路施工不能通行，他就认为不吉利，即便有重要会议也照样掉头回家。

不久，他又出现了强迫行动的症状，对不清洁的东西极端恐惧。洗手要洗上几遍，仔细洗完后拧上龙头，又觉得龙头上也带有细菌，于是再洗手。在毛巾上擦干时，又怀疑毛巾是否干净，于是再重洗过。夏天里出门也要戴上手套，为了防止细菌的侵入，手套是双层或三层的。

这一系列的异常当然不是在一时里全部出现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一表现出来。就如同气味闻久了会麻痹嗅觉一般，可以说真纪子对丈夫的异常，感觉也是麻痹的。

与夫妻生活的恶化成反比，真纪子的女性美越发成熟了。她那天生的优良素质经过夫妻生活的磨琢更是增添了光泽，增添了女性的魅力。她犹如带青的苞蕾，是利道催发了它，使它绚丽灿烂。

利道终日惴惴不安，唯恐自己一手栽培的鲜花有朝一日被其他男人摘去。不，即使不被摘去，也许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人在偷

偷地掰开这浓密的花蕊，吮吸着它那甘美的露汁。因此，他对妻子任何言行都怀疑，哪怕同跑街人的三言两语、一个事务性的电话都令他露出猜疑的目光。不仅如此，他每隔半个小时就从公司里打电话回来。真纪子外出购物也会被怀疑是否在同别的男人幽会。“既然这样不放心，你就和我一起去怎么样？”真纪子忍不住回道。利道听了不容分说地一下把她按倒，用手伸向她的下襟。“你要干什么？”真纪子大惊道。“我要检查检查你的下身！”凭着男人的蛮力，利道粗暴地剥去她的下衣。这时候若抵抗，更会招致怀疑，真纪子泄了劲，利道就像狗一般地嗅起她的下阴来。

如果是相亲相爱的夫妻，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刺激，或许会提高性的喜悦。然而，在原先就不相爱的夫妻间，只能骤添厌恶感。

从那次起，每当妻子外出回家利道都要进行“身体检查”。就是讲明去处，回家时仍不例外。真纪子什么都不想分辩，连拒绝他的念头都打消了。她想，如果这样能使丈夫释疑，与其长期遭受令人讨厌的怀疑和猜测，倒不如忍下这暂时的羞辱。

这样的生活，捱了七个年头。

不久，利也上了小学，真纪子的生活里闯进了利也的班主任反町。二十六岁的反町不同于那种盛气凌人的现代青年，他为人很朴实，似乎还带着一些涉世未深的痕迹，言谈举止中充满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真纪子对他非常放心。小学教师在家长眼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不无夸大地认为，孩子的命运就取决于启蒙老师的好坏。

自从夫妻感情冷下来后，真纪子就将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儿子的身上。她率先接受了“PTA”（家长、教师联络会）及学校各种名目的校外工作。

她开始热衷于孩子的教育。利道对此也没有任何意见，“PTA”或学校的外出活动回来时也不再“检查身体”了。看来，学校这个地

方是令他放心的。

真纪子担任的“学年委员”要参加教育观摩、运动会、恳谈会等，还要承担起沟通学校和家长之间联系的各种繁杂的事务。因此需要同班主任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段时间里，真纪子和反町之间的接触频繁，并对反町诚实的人品产生了好感。不过，她始终注意保持着一个学生母亲同教师的距离。不久，一起意外的事故打破了这种状态。在学校组织的一次秋游活动中，利也和几个顽皮的同学偷偷地从教师、家长的眼皮底下溜出去尝试小小的冒险，利也滑了一脚陷进了沼泽潭里。小朋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呆了，纷纷逃之夭夭，没有一个人敢去救他。看到孩子们惊慌失措的样子，反町在追问之下知道出了事，赶紧跑到现场救起了濒临危险的利也。这事在真纪子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反町拯救了孩子。

事故加深了真纪子对反町的好感。可是从这以后也开始出现了关于他俩的流言。流言很快又添加上臆造的细节，传说他俩已经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有人说看见他俩从旅馆包房中走出的背影，有人声称目击了他们在放学后的校舍背阴处接吻。一个美丽少妇和青年教师不正常的恋爱，对那些厌倦了安稳的生活且闲得无聊的“PTA”太太们来说，是再妙不过的话题。

流言蜚语就像在长满枯草的原野上点起了一把火，立即蔓延开来。

流言传到了校长那里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应。校长是个唯我独尊、事无巨细都要一把抓的人，认为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是个难于摆布的下属，如今听说他成了流言的中心人物，决定趁流言正处于“内部阶段”的时候给予严惩。

校长叫来了反町，用一种既定事实、先入为主的目光审视着他。反町虽然愤然否认，但也拿不出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无风可

不起浪呀。”校长的目光瞅得反町简直气炸了肺。“既然你是清白的，但能形成这些流言，想必总有些不检点的因素吧？不能过多地接近某一个特定的母亲，这是称职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观念。你是忘记了这些才遭到那些流言的，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个教师的失格。”校长已打定主意，以此为借口把他撵出校门。留他这样的人在身边，就如同身边放着一颗炸弹。这次与学生家长的丑闻正是撵走他的绝好理由。城府深奥的校长步步紧逼，企图瓦解反町的意志，迫使他就范。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真纪子那里也发生了决定性的事件。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利道驾车归来倒车进车库时，没有留心背后，结果后轮撞着了正蹲在地上玩小虫的利也。幸亏车速很慢，利也的骨骼也结实，伤得并不严重，但当时的恐怖却深刻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从此，小利也的神经变得极度过敏，听觉更变得异常；较远处掉下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分辨出来，甚至还能听到似乎根本不存在的声响。周围的人起初还认为是他的幻觉，可是过了不久，报上却真的报道了某时某地发生了什么爆炸事故之类的消息。看来不单单是听觉过敏，他的整个身心似乎都变得对危险特别敏感。经受了这样的恐怖之后，他深夜里也经常睁大眼睛侧耳静听远方的声响。看到孩子这样，真纪子感到揪心的痛苦。反町救了利也的生命，而亲生父亲却威胁了儿子的生命，甚至还使他留下了令人担心的后遗症。

这件事使真纪子对反町的感情更加深了一层。利也也对反町表示出了强烈的亲近感，而对利道则恐惧万分，只要看见他的身影就会脸色苍白地缩作一团。

利道最近正暗中养着一个女人，据说那女人是一个失业的女招待。

也许正是自己行为不端，所以对妻子也抱着同样的怀疑。

“我不能再忍下去了！”真纪子终于下了决心。以往自己只不过是利道的一个玩具，但现在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人！一个有

人格的女人，我必须行动。

真纪子决定提出离婚，理由是丈夫生活不检点。可是当她提出离婚时，利道暴跳如雷，大施淫威：“你是有了汉子吧？贱货！”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揪住她的头发挥拳乱打。真纪子不得不挣扎着逃出了门。

真纪子毫不踌躇地来到反町的住处。反町单身寄宿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里。他惊讶地把她迎进房间，“究竟出了什么事？”真纪子一下子投进了他的怀抱。往日里，双方的爱慕之情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而流言却为他们作了充分的媒介。此时，语言已显得多余。一个成熟的发烫灼人的女性身体突然投进了他的怀抱。反町一下子由教师还原成了一个年轻的男子，真纪子也由母亲一下子还原成了热恋中的女子。教师和学生母亲的这堵墙一旦冲破，两颗年轻的心立刻融化在爱的熔炉中……

真纪子在反町身边小声地吐出了火一般炽热的话语：“先生，带我去吧，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

#### 4

这个村叫“风巢”，三面被南阿尔卑斯山的群峰包围，只有在西侧有一条流向伊那方向的小溪——河童溪，像是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如今正值严冬，这样一条唯一的同外界联系的通道也被冰雪封死了。

据传说，这儿以前是平氏时代逃亡者的部落。大约十年前还有将近五十户人家执拗地住在村里，可是随着离村者逐年增多，现在只剩下十户人家，而且留下的都是些老人。这个村落濒临荒废，那些盖着杉树皮或稻草顶的屋子破烂不堪，散落在村落的各处。有的甚至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宅基，依稀证明这里从前有过人家。

地方上的福利事务所也曾动过恻隐之心，提出将一些最困难的

老人收容到山下的老人院去。可是老人们拒绝了，他们对老人院有偏见，不愿意离开这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

当然本人不愿总不能勉强，况且老人院对那些不能自己动弹的人也是不收容的。

留下的老人有 13 名，其中夫妻俱在的有三对，其余七人均是单身。尚健康的仅有两人，另外的 11 名都患有高血压、中风、神经痛或胃肠病，完全不能动弹的有两人。

这些唯有等待一死的老人们相濡以沫对着悄悄袭来的死神，做着无谓的抵抗。

可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救星。

## 5

刚到达“风巢”时，反町和真纪子真以为步入了“死亡的村落”。惨淡的暮色中没有一个活动着的影子。房屋倾斜着，柱梁七倒八歪。透过断墙残壁能看到远处骸骨似的轮廓，道路荒弃了，到处横着石块和断树。梯田倒塌了，水渠里堵满泥沙。农田桥也坏了，弃置在一边，要渡过小溪非得绕道从溪流狭窄处蹚过去。“要是下点雪，什么都看不见了。”真纪子被这凄凉的景象吓得连脚都站不稳，“大雪来前，一场台风就会把这些房子全吹垮。”

反町望着眼前的光景也呆住了，是不是迷了路，走错了地方？这样的状况怎么过夜呢？要是自己单身一个人的话，钻到破屋里也能对付一晚，可是有真纪子在……

“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哇！”从惊愕中醒来的真纪子细心地环视着四周。

“不会的！几年前我来时还住着许多人，而且还有留宿的呢。”反町嘴里这么说，但也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五六年前他还是学生的

时候，曾去登南阿尔卑斯山的仙丈峰。归途经过该村时还看见许多村民。当时他拖着登山后疲惫的身子来这里寄宿，主人夫妇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这个被阿尔卑斯群山封闭的村子，和她那与世隔绝的风物人情至今还在反町心中留着深刻的印象。

反町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但他对于人际关系、派系争夺这些却毫无经验。然而，这些只是工作上的矛盾冲突，使他受到决定性打击的是和见坊真纪子之间莫须有的谣言。反町没有那种对于恶意中伤逆来顺受的性格，而且在同真纪子的关系上也确有校长所讥讽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层。反町和真纪子确实彼此都有好感，但教师和学生母亲的“距离”始终压抑着这种感情。他们仅仅相互倾慕，但在旁人眼里便成了一种离经叛道的举止。

自从利也被父亲撞伤后，心灵受到冲击的真纪子扑到了反町的怀抱，结果，流言变成了事实，两人之间燃烧起相爱男女的那种火一般的激情。反町决心离开学校。真纪子也已无家可归，丈夫那里没有一丝的爱，夫妻只是一个形式，而如今她要冲破这个形式，再也不回去了。逼上梁山的恋爱把他俩推到了悲剧人物的伤感境地，使他们俩结合得更紧了。真纪子唯一的牵挂是利也。不管结果怎样，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时，孩子归属总会放到桌面上来的。不管当父亲的怎样，祖父母对他犹如掌上明珠，母亲的突然离去，最初可能使他感到寂寞，而过些天后也许问题还不大。真纪子是抱着这种乐观的态度与反町携手“私奔”的。

最初真纪子提出一同出走时，反町还想不出去处。乡下的家里双亲都已年老不管事了，长兄夫妇操持着家庭。长兄在反町进大学时就放出了话：“供你上学家里已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就是你所能继承的部分，毕业后你就没有份了。”他被剥夺了继承的权利。学生时代放假回家也几番遭到白眼，被视作闲人。如今带上有夫之妇上



那儿去是万万行不通的。维持一时生活的钱倒还有，真纪子也带来了一些钱。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学生时代登南阿尔卑斯山时曾投宿过一夜的“风巢”。那个村落仿佛是与世隔绝的桃源，至今还保留在他的记忆深处。对两个被世俗的流言所追逐的情人来说，能有这样一个栖身之处还是不错的，在那里或许还会受到欢迎，或许会有人来抚慰这两颗充满伤痛的心。首先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能容纳两人平静生活的角落，至于今后的生活，则可以等到度过了眼前的非常时期再作计较。

如今，这个曾在反町的青春记忆中如幻影般美丽的村落却是那样荒废、惨不忍睹。农村人口骤减的暗潮已将这个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吞噬了。

暮色降临，晚风中带着逼人的寒气。真纪子不禁缩起了身子，只感到饥寒交迫。原以为这里有投宿的地方，所以食物都没有准备。这时，远空中还残留着几片晚霞，地面上升起的淡墨似的夜色开始逐渐缩小了包围圈，而荒村里没有亮起一处灯光。尽管反町绞尽脑汁地竭力唤起回忆，还是找不到以前投宿过的那户人家。

“哎！那边房子里有烟火呢！”真纪子指着前方一间孤零零的屋子。放眼望去，那屋子比其他的房屋稍大些，尚还完整。铺着稻草的屋顶上正冒出淡淡的青烟，令人高兴的是还看到了屋内摇曳的灯影。“这下好了！”反町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这时，他终于想起来了，这屋子就是以前投宿的人家。他还依稀记起那个稻草铺得厚厚的屋顶。

对两人的突然来访，主人夫妇感到意外。当得知反町不忘几年前来时受到的款待，今天再次访问时，老夫妇真不知如何是好。“好哇，好哇！难为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不过，你们也看到了，如今村子里人都走光了，剩下的只是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也是两年前歇了这栈房。唉，如今你们难得远道而来，我们都拿不出什么像样的